

陳元光國際學術討論會

論文集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森镇 林貽荣

封面设计：王文琴

ISBN 7-5615-0884-11

Z·18 定价：9.00元

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

论 文 集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

[闽]新登字 09 号

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

朱天顺等

*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华安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15.125 印张 365 千字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5615-0884-11/Z·18

定价:9.00 元

新华书店
PDG

序 言

唐朝垂拱二年(686年),陈元光上表建议设置漳州,唐朝廷即任命陈元光为首任漳州刺史。从此,揭开了漳州历史的新篇章。

人类社会无不经历从蒙昧到文明、从后进到先进的过程。漳州的建置,就表明了这一点。陈元光继承父亲陈政未竟之业,深知欲除去当地民族间的冲突,发展经济,提高人们的文化道德水平,就必须设置行政机构,劝课农桑,兴办学校,提倡文明。因此,他毅然决然表请建置州县。在他本人和后继者的努力下,在当地人民的共同奋斗下,原为草木丛生、丘陵起伏的闽南南部,日渐成为鱼米之乡,风俗日淳,文化日趋发达,迄今已经一千三百余年。陈元光及其部属的子孙,支分派衍,也日益繁盛,散居于八闽各地及台湾、香港和东南亚等海外各处。

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下,为了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,振兴漳州,振兴中华,就必须发扬先民勇于开拓创业的精神,团结台胞、港澳同胞和侨胞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抚今追昔,漳州市的领导同志有见于此,组成了以市政协副主席张国举同志为主任的筹委会,积极筹备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会。会议于1991年12月4日至7日举行于漳州宾馆,参加者有漳州各界负责人,东南亚、香港、台湾和大陆等地陈氏后裔和友人、以及中外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等约二百人。尤其是以明治大学堀敏一教授为首的日本学术代表团五人,远道光临,为会

目 录

序言	韩国磐(1)
谈陈元光身世的几个问题	朱天顺(1)
论陈元光的历史功绩	林祥瑞、刘祖陞(12)
略论陈元光“文治”的历史贡献	张启霖(22)
唐初的福建与陈元光的治漳政绩	陈元熙(27)
潮汕历史文化的主要开拓者陈元光	贝闻喜(33)
陈元光与闽西的开发	郭启熹(42)
从唐初北方用兵看陈元光开漳之得失	何万年(45)
陈元光刺漳浅探	王定璋(53)
南下汉人与北上畬民间的冲突	
——试论陈元光祖籍及其对漳州的开发	周建昌(57)
关于陈元光入闽的几点看法	许宝华 谢建中(70)
试论漳州初创与技术开发	周济 林梅馨(79)
漳州的建置在江南开发史上的地位	郑 镛(84)
略论陈元光开漳之功与唐宋时期漳州的开发	陈自强(94)
初唐诗风与岭南诗人	
——兼论《龙湖集》的真伪问题	汤漳平 刘重一(101)
唐建中之前“闽人未知学”说辨正	刘海峰(114)
论陈元光“畿荒一德”的政策	
——唐“贞观之治”与陈元光的战略	叶国庆(120)

陈元光对促进汉畬关系的贡献·····	林瑞峰(125)
试论陈元光所执行的民族政策·····	王天杞(128)
从陈元光平“蛮仔啸乱”看唐朝前期的民族政策·····	陈桂炳(134)
论漳州地区畬汉文化调整·····	蓝达居(138)
试论陈元光开漳前后的闽南土著民族	
——蛮獠源流初探·····	卢美松 欧潭生(147)
初唐闽南少数民族族源钩沉	
——兼与越族说商榷·····	张煌辉(159)
羁縻与混合体制	
——唐代边境政策的个案研究·····	[美]柯胡(166)
陈元光与闽台民俗·····	陈国强 周立方(180)
开漳史事与云霄节俗·····	蔡永茂 蔡德疆 方群达(186)
闽南“陈元光神系”庙宇及崇祀习俗考·····	张兆基(189)
漳浦赤岭畬族奉祀陈元光部将马仁述论·····	郭志超(194)
台湾的漳籍移民与开漳圣王崇拜·····	邓孔昭(199)
宜兰开发与开漳圣王·····	张文绮(205)
闽台道教与开漳圣王崇拜初考·····	[美]丁荷生 邓振满(214)
泉州人祀奉陈元光考·····	吴幼雄(220)
移民和移神	
——开漳圣王与台湾的开发·····	林其泉(227)
修威惠庙题记石刻与陈元光籍贯考辨·····	庄义青(233)
陈元光将军故里祠堂考·····	赵智海(239)
评《唐宣威将军许天正公事功考》·····	陈香白(244)
陈元光《龙湖集》校读琐议	
——兼论《龙湖集》之真伪问题·····	娄曾泉(252)

丁儒龙溪诗篇的年代、作者及历史价值	傅宗文(257)
陈政、陈元光史事考辨	杨际平(267)
《全唐文》所收二篇陈元光文真伪考	谢重光(280)
也谈陈元光籍贯生平	
——兼与谢重光先生商榷	何 池(295)
唐初泉州驻军的性质及其历史功绩考述	苏炳堃(302)
开漳数事考论	柯兆利(313)
漳州开发史考辨	陈嘉音(319)
陈元光籍贯窥探	肖 林(325)
唐初漳州蛮獠诸说质疑	曾五岳(336)
始建漳州州址考	张耀堂(344)
陈元光夫人种氏的民族与籍贯考辨	方群达(351)
陈元光后裔迁台族谱资料及其初步考察	陈在正(358)
陈元光及相关问题研究三题	王大良(374)
陈元光入漳的人口播迁活动初析	陈永安(384)
宋代的漳州商人——黄琼与林昭庆	[日]土肥祐子(391)
无帝国后盾的商人——记海外福建侨商组织	王康武(402)
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漳州月港	
——特论月港“二十四将”的叛乱	[日]片山诚二郎(425)
宋元时代漳州的开发与寺僧	[日]石川重雄(439)
南宋漳州士人的爱国传统	杨国宜(444)
闽南的掷石戏与东亚石战戏	[日]相田洋(445)
日本对福建史、特别是漳州史的研究	[日]堀敏一(466)

谈陈元光身世的几个问题

朱天顺

有关陈元光的身世,诸书记载不一,显得非常混乱,不但对其名字、籍贯、科举出身、职衔等有不同说法,连其所处朝代都有不同说法。很显然,这种混乱,有些是以前的历史学者或修谱者的错误造成的,有些是陈元光被神化以后,民间信仰中的错误传说被固定下来造成的。

一、陈元光生卒年代上的混乱

关于陈元光的生卒时间,一般都认为他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(657年)二月十六日,卒于睿宗景云二年(711年)十一月五日,是活跃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人物。台湾许多刊物也是这样记载的,但也出现不少异说。有一种异说是从对陈元光部将辅顺将军的信仰引伸出来的,因信仰的辅顺将军是宋代人;从而把陈元光误信为宋代人,此一异说:“辅顺将军姓马名仁;另一说李伯苗;……主祀辅顺将军的庙有十多家,也是漳州人主祀的庙堂,一说是开漳圣王的部将;一说为五通神的部将。一般认为辅顺将军是宋代仁宗时人,同样的开漳圣王也是宋代时人;在年代上出入甚大。”^①还有两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:一是“以为陈元光是唐僖宗时的武进士,……奉命率军平定漳州一带……”;二是“或以为陈元光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部将;……率兵平定漳州的龙溪、漳浦、南靖、长泰、平

和、诏安、海澄等七县，设漳州府于龙溪、置唐化里，并以仁政抚民……”^②。第一种异说中还写到马仁收复漳州后，以其医术义诊瘟疫救民有功，真宗皇帝封其为辅顺将军。以上三种时代性的错误异说，显然不是来自历史学者，因为历史学者不致于忽略了唐代张鷟的《朝野僉载》和林宝的《元和姓纂》中，已经有了关于陈元光的记载。再，陈元光是宋仁宗时人和五代时人的说法，将历史推后二百年，其结果与史书上记载的漳州建州时间不相符，历史学者也不会犯这种错误。笔者提出上述问题，主要不是认为纠正这些错误有多大的重要性，而是认为在研究被神化了历史人物时，应注意排除那些由于民间信仰传说中被固定下来的错误记载，不受其干扰，才能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。从民间信仰角度讲，这类错误并不影响其信仰，因此不必去纠正，也难于纠正，因为人们对神明的理解，已经成为民俗信仰的基础深入其心。例如，关于陈元光的生日，有地方理解为二月十六日，有地方理解为二月十五日（如台湾基隆市奠济宫），都已被各地的神诞祭典固定下来，如果没有陈元光生日的原始记载，争论既没有意义，也不会有结果。多数人物神的生日，并不是来自历史的原始记录，而是由各地祭祀习俗定下来的（同一个神，不同的地方常有不同的神诞日，各地的土地爷是不同的人神，生日却是同一天）。从宗教学上看，类似情况很多，不但有关妈祖、保生大帝的在世年代和身世有不同的说法；基督教也存在着种种神学上分歧，甚致对信仰的主要对象——上帝的理解也有所不同，有的认为上帝是“三位一体”的，有的认为耶稣不是上帝的化身，而是神圣伟大人物，等等，但这种不同理解，并不妨碍各教派对上帝的信仰。对陈元光的信仰也有这种情况，台湾有的地方，认为陈元光并不是随陈政奉旨南征，而是受武则天的处罚被流放到漳州陷入苦境，经自己不屈不挠奋斗，开拓闽南有功，人民追慕其功德，才建庙奉祀^③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把陈元光做为历史人物来研究

时,应注意到方志和谱牒记载中,有民间信仰上所附加的成份,以及由于这些成份所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,以免陷入难于自拔的境地。当然,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,弄清为什么民间信仰上会误会陈元光是宋朝的人,也是必要的。例如研究这种误信,是不是与陈元光死后的很多封号都是自宋朝皇帝有关;以及研究宋朝皇帝十次以上赠封陈元光及其家族的原因是什么,等等。

二、关于陈元光故里在何处的不同说法

陈元光的故里,应是指陈政进福建前的世居地,而所谓世居地,应是指其祖辈以来定居的地方,关于这个问题,方志和当今史学界均有不同的说法。陈元光的生日在何月何日;弄不清对研究陈元光没有什么妨碍,而陈元光的故里是何处的问题,却牵涉到陈政、陈元光所处的社会(地方性)历史条件,牵涉到陈元光开辟漳州是南下或北上的问题,牵涉到府兵和五十八姓将士的来源,以及漳江、漳州、漳浦命名的问题,因此应尽可能研究清楚。

方志中,大体有以下说法:(1)“陈泳,字正雅;旧为光州人”;陈酈,字芑,先世弋阳人”(杨修田:《光州志》)“陈政,字一民,光州固始人,父克耕,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,政以良家子弟从军”。(《漳浦县志》)“陈元光,字廷炬,固始人。”(《福建通志》)“漳南陈,乃光州固始之世家也。”克耕“传其子政,奉命戍闽,是为漳南望族祖先。”(唐·潘存实:《陈氏族谱·漳南陈氏世系记》)(2)“陈元光世家颍川,祖洪为义安丞,因留居为揭阳人,父政以武功隶广州杨威府。”(《揭阳县志》)(3)“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。”(林宝:《元和姓纂》)陈政“其先河东人,后家于光州固始,遂为固始人。”(《漳州府志》)陈政之“母魏氏代领至闽,乃进屯梁山外之云霄镇,作宅于火田村民焉。尝经漳江谓父老曰,此水如上党之清漳,故漳州名郡,

漳浦名县。”(《漳浦县志》,《云霄县志》之记载雷同)。

第一种说法认为陈政、陈元光戍闽前是光州固始人,其中所云“旧为光州人”、世代弋阳人”、“光州固始之世家”的所谓“旧”、“世代”、“世家”是指南下前世居之意,而“光州人”、“弋阳人”、“固始人”的不同说法,只是地名大小之别,并不互相矛盾。以州、郡范围而言,说是“弋阳人”或说是“光州人”都可以,因隋大业及唐天宝、至德时,曾改光州为弋阳郡。就小范围言,可说是“固始人”或更具体地说是“固始浮光山人”。多数方志和谱牒持这种说法,但有些持此说之方志又自己制造了难于解决的矛盾,说漳江、漳州、漳浦的名称来源和陈元光家乡的清漳河有关。说是因魏氏或陈元光看到流经云霄的河流和家乡的清漳河相似,才有“漳江名江、漳州名郡、漳浦名县”的事发生。这可能是把清漳河的所在位置搞错,以为上党在光州。不然就是认为陈元光家世居河东上党,南下前不久才搬到固始。这种又和光州固始是其世居地的说法相矛盾。搞错清漳河所在位置的情况,现在还存在,如《漳州文史资料》第六辑第三页中说:“陈元光向朝廷上《请建州郡表章》,经奏准在泉(州)潮(州)之间划地建郡。因陈家父子屯兵之地,有水自西林(今云霄县)出海,与铜山岛(即今东山岛)的海潮相会,清浊成章纹,如同其祖家光州的清漳河,因此将此水命名‘漳江’,建州郡时便取名‘漳州’”。光州在今河南省东南角,上党和清漳河在今山西省东南部,两地相隔一千多里,不能为坚持陈元光是固始人,就把上党的清漳河搬到光州来。

第二种说法认为,陈元光世家颍川,但祖父、父亲都在广州做官,定居在揭阳,所以是揭阳人。这种说法矛盾更多。如把“世家颍川”的“世家”,理解为陈元光的祖父南下做官前几代人都住在颍川郡(今河南省许昌地区),就难跟其他有关陈家经历的记载统一起来。从陈氏谱牒来看,所谓“世家颍川”只能理解为“郡望颍川”而非

世居颍川。陈氏的颍川郡望起源于八十一世祖陈实(104年~167年)。“陈实:字仲弓,河南颍川人。少为县吏,有志好学,桓帝时为太丘长,封颍川侯。……按实公世居河南光川固始县,是为颍川陈氏之祖。”^④这里也有使人难解之处,既说陈实是颍川人,又说世居河南光州固始,这样就更难和“陈元光世家颍川”的说法统一起来。本来“世家”和“郡望”应不相矛盾,如果不是世居某地就不可能成为该地的望族,因为只在该地做官而不在该地世代定居,就不符合“世家”世代相继的含意。《辞海》说“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家族,称为郡望,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”^⑤。由此可知,陈实如不世居颍川,就不能把陈氏郡望定为颍川,照理应定为光州。单以陈实曾在颍川做官或被封为颍川侯而确定陈氏郡望为颍川,也不符合陈氏世系人物情况,因为陈实之前的陈氏人物中做大官或被封为王侯者不少,如陈平,武阳人,任左丞相,封曲逆侯;陈蕃,平舆人,任过太尉、太傅,封高阳侯;陈龟,任尚书,泣氏人;陈汤,山东瑕丘人,关内侯;陈翔,河南邵陵人,任扬州刺史^⑥。自汉初至陈实之前,有这么多高贵人物,不选其中的人的世居地为陈氏郡望,而偏要把世居固始、在颍川任县吏和太丘长的陈实做为始祖而定颍川为陈氏郡望,不知其道理何在。若依据《辞海》对“郡望”的解释,如果以陈实做为始祖,陈氏的郡望应是光州。再,谱牒中把陈实说成是颍川人,于理不能通。因陈实世居固始,其前三代又不在颍川做官,八十世陈引奇是信都别驾,七十九世陈衡翹任冀州刺史,七十八世陈天爵是河南督邮,任所都不在颍川。由上可知,第二种说法中所谓“陈元光世家颍川”只能以后人常使用的姓氏郡望去理解,而不是陈元光家族南下定居前是颍川人。如按谱牒的记载,八十一世祖陈实世居光州固始,陈元光的祖父九十一世陈克耕、父九十二世陈政都是光州固始人的话,可以说从东汉至唐高宗的五、六百年间,陈元光一家世居地都在光州固始,因此只能说陈元光是固始

人,而非颍川人。再,关于陈元光“祖洪为义安丞,因留居为揭阳人,父政以武功隶广州扬威府”的记载,与其方志和谱牒的记载出入很大。(1)谱牒和福建的方志中找不到“洪”这个名字。“克耕公:一载克荆,字叔逊,唐开国元勋……”^⑦“太始祖,讳耕,号介翁,谥忠节威顺公”^⑧。《漳浦县志》:“陈政,光州固始人,父克耕,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。”其他方志记载,都与此相似,无“洪”字出现。(2)退一步说,只是名字搞错,其经历的出入也很大,一般都说陈政和陈克耕唐开国时在河东从军而不在南方,况且陈克耕是开国元勋的将军,不可能只当一个小小的义安丞。(3)即使承认陈克耕、陈政随唐太宗攻克临汾才南下到揭阳定居,因时间不久,也不能说他们是揭阳人。这些情况说明,《揭阳县志》所记载的第二种说法,如无确实的旁证,就很难使人相信。《陈氏大族谱》记载陈政的曾祖父陈庆之“字子玄,又名伯绍,为合浦太守,有惠政于民,民建祠祀之,谥忠惠公,今廉州有陈王祠”,这虽然是陈元光祖先早已南下的线索,但却很难与陈克耕、陈政的历史联系起来。

第三种说法:“陈元光河东人”,陈政“其先河东人,后家于光州固始,遂为固始人”。这种说法,难以理解之处也很多。虽然,从陈元光的父、祖经历看,主要活动是河东道,但还难以此为据而认定陈世居在河东道上党郡,而且难以说明:(1)如果是从上党南下,其所带之五十八姓,为什么不是河东道人,而是光州人?(2)如果不是从上党南下而是由是光州南下,陈元光南下时才十三岁,又是世居固始就很难看到上党的清漳河,除非“后家于光州固始”是陈元光年幼时事,这样的话,虽然可以说陈元光是河东人,但不能说是固始人,因为固始不是陈家的世居地。(3)陈政“其先河东人”的说法不但与陈实以前就世居光州的说法相矛盾,而且与陈元光子孙认定光州固始是其老家情况相矛盾。如《福建通志》说,陈元光孙陈鄯“任辰州宁远令,在都见到李林甫、杨国忠柄国,无意仕进,回光州

旧第”而不是回到上党。这里应该指出。如果不承认陈政、陈元光是上党人,联系上党清漳河而命名漳江、漳州、漳浦的事就成为必须解开的谜,所以以上矛盾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。

0329818

三、陈元光的科举出身和职衔上的问题

先谈陈元光的科举出身问题。许多方志都记载,陈元光“年十三已领乡荐第一”(《福建通志》):“年十三领乡荐第一”(《漳浦县志》)、《云霄县志》、《漳州府志》雷同):“年方十三领光州乡荐第一,名居榜首,未第”(《陈氏大族谱》):“十三岁得乡试第一名”^⑧,“举人陈元光”(《光州志·选举志》)“高宗仪凤元年(667年)赐进士”,“是唐僖宗时的武进士”。

要探讨上述记载是否可靠,首先要考察陈元光的中举记录是否符合当时的科举制度,因此我们可以先看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是怎样写的,然后再拿上述记录来对比分析,找出其中的问题。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载:“唐制,取士之科,多因隋旧,然其大要有三。由学馆者曰生徒,由州县者曰乡贡,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。其科之目,有秀才,有时经,有俊士,有进士,有明法,有明字,有名算,有一史,有三史,有开元礼,有道举,有童子。”这里说明了要登科,首先要取得应考资格,而能应考的只有学馆的生徒和由州县推荐的“乡贡”。学馆和学生的情况是“凡学六(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)皆隶于国子监”,此外还有收皇族和一品官子弟的“弘文馆”和“崇文馆”。国子监的六种学校是以科目和入学生员的身份来划分的,其中“国子学”最高,要三品以上官员子孙才能入学;“算学”最低,学生是“八品以下及庶人通其学者为之。”唐代的科举制度并不象明清时代,只有文武两科,根据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等不同考试层次给予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状元及第,而是秀才、俊

士、明经、进士……等各科独立，考那一科，考中了就算那一科及第，而各科根据考试成绩也有分上中下或甲第、乙第的等级。其中秀才科最难，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说：“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”，而考进士科者最多。科举考试每年进行一次，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载：“每岁仲冬，州、县、馆、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；而举选不由馆、学者，谓之乡贡，皆怀牒自列于州、县。……既至省，皆蔬名列到，始由户部集阅，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。”根据上述科举制度看，陈元光根本不必通过“乡荐”（即“乡贡”）这个途经，而可以直接送到“国子监”入学，因“乡荐”只是给布衣、白丁留下的仕途门缝，每郡“乡贡士”的人数，按规定，上郡三人，中郡二人，下郡只有一人。根据陈元光的家庭情况，若陈政是左郎将就是四品官，若是归德将军即是从三品下，陈元光完全有资格进“国子监”，则是进不了“国子学”至少也可以入“太学”或“四门学”。所以方志中所谓“领乡荐第一”的说法，等于否定了陈元光出身于官宦门第。所谓“乡荐第一名”只是得到了上京应试的资格，而不是登科中举，所以不应把“乡荐第一”理解为陈元光的科举出身。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，“乡贡士”和“国子监”生徒，每年十月集中到京城分科考试，及格后才算登科，而能做什么官，还要经吏部审查成绩后决定。“年方十三，领光州乡荐，名居榜首，未第”的记载，因“乡荐”后有“未第”之下文，较符合当时的科举制度，却难于以此来颂扬陈元光的才能。如前所述，每郡“乡贡士”只有一至三人，其榜首的意义并不大，如果是幼时就是一个“通儒术，精韬略”的文武双全的人才，在京考时应不至于落第。《光州志》说陈元光是举人，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科举制度，因当时搞统一考试，没有设举人科。再，有的说陈元光在唐高宗仪凤二年得到“赐进士”或说他是僖宗时（875年～888年）的“武进士”，更是错误的。科举制度初创于隋唐，当时考进士科及格后，根据其成绩才能得到“进士甲第”、“进士乙第”身份，并没有由皇帝“赐进士”制度。说陈

元光是唐僖宗时的“武进士”，除时代错误之外，也不符合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的记载。该志载：“其外，又有武举，盖起于武后之时，长安二年（702年）始置武举”，而长安二年时，陈元光已当上漳州刺史十六年，没有再去应试武举之道理。

下面来谈陈元光的职衔问题，其中有不少疑问。《福建通志》说，陈元光“以鹰扬将军随父戍闽”，陈政死后代领父众，“岭表悉平，还军于漳，事闻进正议大夫”，建州任漳州刺史后，“进怀化大将军”。《漳浦县志》说，陈元光于“总章二年（669年）随父入闽，父卒代领其众。……岭表悉平，还军于漳，事闻进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。”任漳州刺史战死后“朝廷嘉悼赠豹韬卫（将）军。”《云霄县志》载：“……建邑于绥安地，进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。”《潮州府志》载：“元光……累官鹰扬将军。”《揭阳县志》和《广东通志》载：“累官鹰扬卫将军。”此外，还有“奉诏为平蛮开漳左卫将军”之说。综观诸方志记载，陈元光是首任的漳州刺史是非常统一，而军卫和其他职衔却非常不统一，单凭上引的职衔就有鹰扬将军、鹰扬卫将军、怀化大将军、中郎将、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、开漳左卫将军等，单是近似的就有鹰扬将军、鹰扬卫将军、右鹰扬卫将军之不同，而同是鹰扬将军还有“以鹰扬将军随父戍闽”和“累官鹰扬卫将军”之差，一是指开始的官衔，另一是指后来的最高官衔，使人莫衷一是。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记载，唐代的十二个卫中，并没有鹰扬卫，而且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所载的“武散阶四十五”之中，也没有鹰扬将军之品阶。唐代实行府兵制，在玄宗以前全国设643个折冲府，分由中央十二个卫统辖，其十二个卫是：左右卫，左右骁骑卫，左右武卫，左右领军卫，左右威卫，左右金吾卫；每卫设大将军一人，将军二人，管40~60个折冲府，并没有左右鹰扬卫之名称。隋代倒有鹰扬郎将之名，先有骠骑、车骑二府，皆有将军，大业三年（607），改骠骑曰鹰扬郎将，车骑曰副郎将。到唐武德初，还保留鹰